䜌雅堂遺集

黃岡杜濬

張侍郎傳

張侍郎名伯鯨字瀚伯江都人生而敏穎自爲童子受書卽務求大旨爲人克謹孝弟務合先聖法言屬文華實並茂澤於經術其學以循理治氣爲主嘗曰天下至不齊者境而吾以理持之卽安往不得其正何事足動吾心暴吾氣乎眞得孟氏之傳矣中萬歷壬子鄉試丙辰登進士第除會稽知縣改知歸安縣察廉不阿邑紳有居政府者弗謂便也徙知鄞鄞故句章地公力變積

習扶植𨚗寡挫抑豪彊由是聲名流聞浙東西無與比
然遂有痛銜之者乙丑朝覲計羣吏公治最高第擬擢
吏部司屬而向之銜公者爲牴牾銓地持之當是時大
璫弄柄天憲王爵由其喜怒冢宰修人子禮惟謹凡考
選吏部給事中御史非出其門不可得稍倔彊者或罹
奇禍復値楊左繆李諸君子封事劾璫赫然陳屍璫益
因以立威震讋羣靡莫不匈匈病悸或以啗公曰君曷
從乎由此則銓司由彼則北司矣公爲若弗聞也者然
以潔廉無可掊摭止調簡知河南盧氏縣當三藩之國
臺檄所屬有司於分派地界治帳殿供具鄰邑騷然民

不堪命公獨逆謂親王觴斗礬趯水陸皆有坦途此瘠邑崎嶇萬山中從官導引奈何出此徒勞民無謂獨不治耶吏危之曰脫至奈何公曰令在此無憂也已而果不至一境獨安咸以公爲神公笑曰何神乎吾以理斷之耳以外艱歸崇禎二年服闋先是公以不附璫朝夕慮不測死無所名至是先帝英斷磔璫如腐鼠門生義兒輩略盡公喜展布有地慨然以廓清內外爲已任誓一切不避險難故從此事先帝十七年始終兵餉勞瘁不可名狀卒以死報國無所憾非漫然矣入爲戶部主事管理章奏尋理延甯糧儲人謂章奏煩局邊儲危任

連授一人非部差故例公可以有辭公毅然曰是何言也人臣不急公久矣咸執故例爲趨避是市易之道非所以自靖也延甯流寇所自起而與插漢爲鄰兵所以不盡死力者良由餽饟無漢蕭何唐韓滉其人耳某雖不才方將請以自效又可以故例辭乎聞者壯其言急裝趨榆關單騎按行稔其瘠弱甚此鎮自黃甫川西至甯夏一千五百餘里吉囊等部落住牧切近區脫無幾而其地不產五穀芻糧皆仰給腹裏鹵掠魚河則餉道回遠年來中外多故蕭然煩費軍儲不供自賀蘭山沿黃河至漢唐二集歷花馬池向所稱險固沃饒精兵劲

卒處今皆髑髏相枕殘黎僅可指數空城遠戍一望悲風朔雪寒心銷骨而已公攬轡欷歔以謂此地民無趣色卽兵何由飽於是累疏極言延綏危苦狀時先帝方屢西顧前後俱報可公乃多方通商越窮徼甌地往返甘涼閒潛運米豆課民蒔蔬以資糧乏又倣祖宗邊商中鹽遺意立官賣法以充發輸軍民兩便頓異昔觀公雖專主餉而嫺於兵略恥爲避事俗態流寇不沾泥乘旱寇石窑將攻鎭城公趨幕府爲畫策立擒之天子知公能陞榆林中路按察司僉事屬意且大用矣公卽請兵勦賊點鐙子王左挂於萬佛巖馘之又勦金翅鵬一

座城於鹽水關親歷行陣斬首萬計插漢兒賢王古路亦就戎索款塞內附其廉武焯爍著西北邊彷彿涼州三明云崇禎六年晉巡撫陝西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公豫策我新任而舊撫出師將領奔命插酋必將乘虛入犯密戒諸將無得離汛入賀暗授方略設伏以待是日方受節捷至斬首三百二十級獲馬匹弓刀稱是插孚寇雙山擊之斬首百二十級由是懾伏終公任不敢動論魚河堡功加俸一級予封三代如其官廕一子當是時公氣吞九塞謂五原克捷朝廷威嚴卽內寇自靖其本謀也值內計用小役請恩澤不得造蜚語御史倪成

章以奏公辭不讐有旨諭晳公力請罷乃聽解任公還里搆灌木山莊雖時弄巵酒覽書林而目擊時事樞本摽末日益壞聖天子孤立無公忠憂國之臣僞君子眞小人相與釀成魚爛將遂不可措手嘗蘊憤意不樂或中夜起遶牀徬徨歎息聲達寢外崇禎十一年天子憂賊甚圖一舉撲滅大治餉思公延甯成效於是詔諭公雙山功起家拜戶部右侍郎督理楚餉辦勦賊張獻忠於襄陽督師閣臣楊嗣昌鎭帥左良玉軍食壹於部給合計餉額歲三百八十萬而嗣昌爲人苛嬈迂曲細已甚又愎自用不能諮公畫良玉病不能用衆多收羣盜

亾命擄掠劇於賊怯戰養寇糜餉不可計顧反謂餉絀
公爲披籍乃更羨肙玉慙曰吾不可見張侍郞然猶心
伺公及公拒協濟千金乃齮舌崇禎十六年入爲本部
左侍郞陞見稱旨改兵部左侍郞部尙書爲慈谿馮公
元飈元飈故長者第苟見上前用嘉靖中丁汝夔故事
斬兵部尙書陳新甲西市恐懼不敢任事無何移病公
掌部事獨不爲前郤釐舉措置一秉公正應機宜上褒
嘉之會冬召對萬歲山步行觸寒足疾大作伏謁不能
起上目中官掖張侍郞起退而患益劇公念此時軍書
旁午人臣非任即去甯可在官養疾廢公家務乎遂乞

骸骨章七上乃得旨以原官致仕行至山東聞國變公
拊膺大慟曰使臣不得從皇上者疾爲之祟也昔臧洪
田疇以一介事辟命之主猶誓死必報況臣天子大臣
有不梟誅逆賊者目何以瞑歸里晝夜泣隨聞南都文
武方議迎立公喜討賊有主將赴行在表出師而形勢
一變羣小肆於建業其渠魁大憝至仇視先帝言義旗
北向者禍不旋踵而且盡撤江北之旅爲彎楚皖之弓
公聞之抵几曰事無可爲矣徒令先皇帝怪我久遲不
死耳我必死我必死嗚呼是猶崇禎十七年也明年淮
耗至公曰是吾死所也邑人紛紛避去公不動親知番

說公不應城陷兵衆至公冠服端坐揚揚自稱張侍郎今日明白死兵衆半南人或唶曰好箇大模樣蠻子都愛官爾獨愛死耶公答云云兵衆復爲好語云云公怒甚而笑忽哭前奪其佩刀自刭死兵衆相顧失色曰是好男子時年六十一公之將授命以語其夫人韓氏夫人曰君能死國吾獨不能死夫乎先自縊死子婦郝氏繼姑投井死公一子雅度以父任先旬日詣行都謁選且受公指聊觀諸君所爲故獨不得死每用嗚咽然是殆天留以遺公也公狀貌端勁辭氣安雅平生與人臨下務克己多恩惠見義必爲然不可干以非理故邑子

部民莫不愛敬之方理延餉時都御史張福臻者以過嚴失士心一旦出教掾曹聞軍多冒食吾且按簿批根用祛宿弊於是一軍恐甲將爲變獨抽刃相戒曰毋犯部司張部司如爺孃公急趨都堂撫慰衆遂輯一時傳軍中語宛如僕射父兄之句相爲配儷其以德懷人類如此乃其臨大節則秋霜煆鐵方其潔勁時謂公循理各當眞能行其所學者公有文集若干卷奏疏尤長因遭兵燹皆不存故失載雅度以爲恨雅度字介子有文藝厲志節不辱其父

杜濬曰濬至廣陵則主因圃因圃者侍郎讀書處即李

其夫人子婦同日死節處也爲之徘徊壯跂而不敢以興哀處取笑於魂魄矣又問所謂灌木山莊者則公曠昔旣弛爲河用免發民間冢烏呼德厚哉濬次公事以向所疏記反覆參考頗得其實因竊歎公始終兵餉爲國勞臣功名盛於西夏雖范文正何以遠過卽使其百六勿逢委衾牖下亦合於傳之以勞定國者雖疏爵後昆可也而況重以常山若水之轟烈乎夫忠孝性植而名父嘗無肖子父蹈白刃而子趨圭竇向猷之恨往往而然而侍郎有子獨能刻痛於心世守一節天之報施於是乎異

孝逸先生傳

孝逸先生姓黃氏名朝美字藎臣歙人也派出楚之江夏漢太尉瓊之後子孫有宦於歙者遂家焉世有隱德至藎臣之父尤娭修積學時稱長者藎臣生而質實厚重不好嬉戲異乎常兒然內實英敏性至孝幼齡受書上口即知大義其父深器之以爲此兒他日必以文藝大吾門乃一旦藎臣長跽白父曰兒讀書至事父母能竭其力嘗反覆三歎以爲此千古子職之明訓也今兒朝夕佔畢坐守一卷之書視吾父母攻苦食淡無能竭絲髮之力是正與書意相反讀書何謂耶非子情之所

安也今兒請從事於治生用遂孝養之願而百指之累
概不以貽父母憂不識可許乎父矣而許之蓋信其誠
且知其材也藎臣於是變儒服而游於賈躬親其事朝
夕匪解貿遷乎衆咸趨之不數期而高堂之養可以
列鼎每遇歲時伏臘必治具置酒召親戚故人以次爲
父母壽至於霑醉極歡然後罷遭際不一向時同事多
媮惰徙業藎臣獨奮曰天下無不可爲之時況吾以爲
吾親其容已乎於是規橅寖大修管劉之業而以道義
行之故自江淮以達湘漢譽日隆隆起而孝子不匱家
道亦成矣父病且革執藎臣之手曰吾兒良苦然求仁

得仁眞可謂吾必謂之學者也父歿執喪哀禮兼盡雞斯徒跣不離苫凷者三年母壽最高卒年九十六其時藎臣亦六十四猶舉身擲地作孺子泣執喪不少懈人以爲純孝有子五人皆材或以文著或以武奮孝子有子亶其然乎藎臣至是始慨然歎曰夫吾之所以拮据一生不遺餘力者凡以爲父母也今父母棄養吾賴先人之緒以有田廬有子幸克負荷吾年已逾六十可以息肩矣吾素好有韻之言祇以塵累物役淩雜羣挽不遑研弄自今以往當寄興於此以遣餘年耳於是咏懷紀遇吟咏不輟或與朋友唱和或命諸子繼作積之成

一卷爲拳石齋詩嘗問序於余余覩其詩老樸有眞味
與夫塗飾捃摭苟以欺人而按之索然者大相逕庭也
嘗於雪中過天甯僧舍訪余言詩余謂詩有是非雅俗
古今之別是矣而不雅雅矣而不古皆不足云詩至於
古之精微與吾心之精微相遭相得不卽不離之處則
舉一世好名之士尋味不到雖有辯口亦不能言也藎
臣深以爲然其爲人容貌淸古言語直截與人爭可否
無所規避然不失和氣見義必爲遇事善斷一時軒蓋
嘗卽而與之謀然不愛官爵以爲惟仁則榮耳其孜孜
好善不可枚舉而余與交深惟撮其大節以爲藎臣得

年七十八論其六十以前可以謂之孝論其六十以後可以謂之逸故爲立孝逸先生傳亦略仿昔人貞曜之意云

論曰經生讀四子之書以爲此場屋題目耳求其讀而自考猛省內訟汲汲然躬行是務者千百人無一也若藎臣黃子可謂善論語矣嘗怪宋趙普何人自謂佐太祖太宗各用半部論語無論文理背謬一部論語從何處割裂分而爲兩而其背周而成太祖之謀違約而遂太宗之惡普已失心矣是論語之罪人也故吾謂事君能致其身趙普有玷於忠獻事父母能竭其力黃子無

媿於孝逸也

尙書曰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而束晳補南陔白華諸詩亦曰馨爾夕膳潔爾晨饈竭誠盡敬亹亹忘劬然則人子之職有大於養志者乎黃君盡臣不憚委身負販以事其所生固無媿於孝經用天道分地利之義而晚年託於吟咏以自寫其生平勤苦之情又何其與詩人之意相合也太史公以謂家貧親老進醵飲食不足以自通深用爲恥故於宛孔氏曹邴氏宣曲任氏之徒往往侈稱之至謂白圭之術智仁勇强兼備此其意

必有所爲今杜子之傳黃君爲之感慨者久之殆亦猶腐遷之志爾而予尤愛前代曾稽虞譙授詩至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蘇蘇滴淚人稱篤孝南海周孝秉儒服力田爲養朝揖母就耕暮歸如之二子之至行每歎爲近今所不及而黃君所爲固如此其亦感於心而合於行者耶嗚呼予用是爲一慰矣熊賜履題於金陵之下學堂

汪時甫家傳

汪君時甫名學易歙人也其先出自唐越國公君之父曰君房公豐於財而樂善好施嘗以五百金脫友人於

難州里義之相謂是其食報不遠必在其子矣葢謂君也君生而穎敏孝愛性成㓜齔受書入小學一再過目輒覆案而誦及長俶儻能文章聞南雍爲東南名士所聚君以爲麗澤之益莫大於是乃欣然往游其間時大司成爲豫章姜公曰廣世所目爲正人又雅負文名考校得君藝深賞識之以爲文尚體要此必端士拔置高等自是六館生徒奉君不減何蕃咸謂以彼其材非久騰踔矣久之世故紛紜君意有所不慊汲汲欲舍去或叩君故君引詩以喻曰蒹葭之詩云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水之可思以伊人在也若伊人逝矣而猶褰裳濡足

惟水是從豈不愚哉吾其從業治生乎不第上承父志
且也人無貲財決不能行善大之忠孝小之施予皆非
財弗濟也太史公發憤於貨殖蓋可忽乎哉於是慨然
從君房公居貨服賈往返湖湘閒以道義行其才智雖
與物無苟而奇羸自倍所謂人助其順也尋復理道鹽
筴輒條陳利弊極論兩淮鹽法從來議者惟疇昔疏理
道袁公世振綱册爲最善今雖時移勢異然參酌而施
之猶可以砥柱狂瀾也鹺使者韙其言有儒商之目焉
遭父喪於楚哀毀盡禮不以道路儉其親旋以獨身扶
櫬歸歙計程二千里水陸不一君恭孝毖愼衣不解帶

者月餘每遇險礙卽蒲伏柩前而泣告曰兒在此大人無恐人稱其純孝云方居廬時輒捐重貲重建宗祠又置祀田如千畝仲弟蚤世君撫其遺孤如已子季弟失怙年始成童君恩勤教訓以至冠婚無一不盡其道其於收族急友濟人利物行之若嗜欲略無倦容德色居嘗訓子弟人薄於根本卽爲他善皆僞也人拂於經術卽讀他書皆贅也其出言可則類如此君生於萬歷之丁未得年六十有五子兆瑞兆珩兆璟兆瑜兆瓚皆才諸生太學明經彬彬如也瓚以明經謁選當得縣令行且服官矣孫世福成武進士有干城之望其後滋大固

宜君娶查孺人最賢內助之功多別有傳
樊上野史曰汪君負通材卓識定力篤行非常之士也至其說蒹葭之詩與爲善必先根本讀書必先經術之言雖游於聖人之門可矣余初怪其處境太順不類其爲人隨知中閒亦以方正取忌履虎尾而不咥也噫此其所以爲君子人歟

陳小憐傳

陳小憐郯城女子也年十四遭兵亂失所落狹斜有貴公子暱之購以千金貯之別室作小妻相好者彌年大婦知之恚甚磨礪白刃欲得而甘心焉公子不得已召

媒議遣居閑者以爲奇貨遂將小憐入燕中住西河沿
西河沿亦狹斜也小憐姿慧不凡遂傾動都人士聲價
翔貴雖達官富人有華筵上客欲得小憐一侑酒必先
致意通慇懃爲期旬日之後然後得其一至時燕聚四
方之士座中往往多年少美姿容者結束楚楚媚態百
出自謂必得當於小憐小憐弗睇也而錢唐知名士范
性華者老成人也館於燕一日以赴某公讌遘小憐雖
頗異其姿然平澹遇之耳范時年五十餘人地固自軒
軒顧貌已蒼然意不在佻達而小憐一見獨爲之心醉
注目視范自入座以至酒闌目不他視凡范起則視其

起范步則覶其步范復就座則覶其就座往則目送旋
則目迎已或時起數步之外必回頭覶范如恐失之小
憐固素謹忽如此舉座咸詫異范反爲之跼蹐不自得
笑而左右顧而小憐自如也將別則詳問范姓字歸而
朝夕誦之有潘生者往來於其家又素識范謂小憐曰
爾念范君如此盍往訪之小憐正色曰吾既已心許范
君終身矣若猝往是奔也姑少待范君相迎斯可矣潘
以其言白范范猶恐其難致試走伻探之値小憐是日
有鉅公之約肩輿在門矣立改其所向語其嫗曰某公
之約一惟汝多方辭絕之我赴范君召不顧矣小憐至

范所語次謂范曰君知我日者席間注目視君之故乎范曰初不知小憐曰吾見君之酷似吾故夫也吾不能舍君矣是時小憐年始十七范唉曰以子之姿慧從良固甚善然當擇年相若者吾豈若偶耶小憐應曰君誤矣三十年以內所生之人豈有可與論吾心者哉范大奇其言叩之知嘗讀書粗通朱子綱目范初無意至是固已心動矣因留連旬朔相與定盟然後去而小憐所與一時宦方與范相忌聞之雅不能平輒計致小憐曲室中出而扃其戶以困之小憐顧室中有髹几長丈餘遂泚筆於几上書范性華三字幾千百滿之時宦歸而

睹几上字色變不能言燕中嘗作盛會廣召賓友及狎客妓女皆與酒酣客爲觴政下令人各引滿既釂自言其心上人爲某不實者有如酒次第至小憐或戲之曰爾心上人多矣莫適言誰也小憐誤曰是何言一人而已起持巨觥命滿酌一飲絕瀝覆觴大呼曰范性華舉座相顧以爲此子無所引避矣其篤摯至於此然久之無成事范於是仰天歎曰醇政獨非丈夫乎何遂力不能舉一女子而忍負之也且小憐與吾約者極不難耳督過愆期至於舌敝金臺之下識范性華者多矣而將伯之助寂然又安事交遊爲乃爲詩自傷云只愁世少

黃衫客李益終爲薄倖人信乎其爲薄倖人矣小憐以
河清難俟竟爲有勢者强刼以去猶留書與范云非妾
負君妾終不負君也噫是可悲矣先是小憐每數日不
晤范輒廢眠食及范至則又莊語相勉以大義且曰出
處一不愼則君之詞翰俱可惜矣聞者以爲此非巷中
人語又力勸范迎其室人來燕中曰小憐異日得事君
子固甘爲之副范用其言旣而得與室人病訣厚爲之
殯祭弔成禮小憐一言之力也范尤感之云

徐無山人贊曰昔晉羊皇后醜詆故夫以媚劉聰其死
也化爲千百億男子滔滔者皆是也陳小憐何人獨不

以故夫爲諱而吾友范性華以似其故夫見許豈羊皇后之教反不行於女子乎噫是爲立傳

朱太孺人行述

自古聖喆立言在天地間恒必俟世有其時有其人有其事與之相符合而後其說益彰葢濬從裔三朱先生讀其所述節母費太孺人懿行不勝歎服竊謂其節孝之槩見於小德者未易更僕數而要有其大德爲之根本所謂符合於古聖喆之立言者太孺人有其二焉此二者衆善之原而百代之紀也其一合於曾子之言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

可奪此以論古之大臣受遺託孤之道而閫德亦有之易曰臣道也妻道也可以知其同矣然託孤者必有孤可託從而撫之以光嗣續之謂也今按太孺人獨不然年二十五而孀即欲身殉太翁而堂上姑諭以立嗣大義勉留之顧其時孤安在嗣將誰立茫如也叔氏有二子或以太孺人可以撫其一太孺人愀然曰立嗣不以序必啓爭端非所以慰地下也蓋越十一年長房舉次子然後太孺人亟立之曰是眞吾子矣今爲三先生是也嗟乎立嗣之法自春秋列國之諸侯屢以愛憎釀亂馴至後世亂朝不必論即以漢唐宋之盛在廷元老不

學無術定策之際猶議論紛紜不能相一孰若太孺人之一言斷案如山不可易乎家國一理此其識量非婦人也而且𡨕需之至十一年卒得賢胤以報君子意者先賢所謂可以託孤必如是而後足以當之歟其一合於孟子之言孟子論良知惟是知愛其親知愛之外不知也親之愛已亦然大哉不知乎夫知而不言可以作僞渾然不知乃純乎天矣吾讀齋三先生之述太孺人曰在先母不知愛非已出在愛亦不知非先母所生不覺掩卷三歎齋三先生之善述其親可謂是母是子矣豈非從至慈至孝相見於心源滙合一塵不隔之地洞

然見此兩不知他人雖百千言不能形容至此也吾見同是爲母子者往往徒以嗣之一字各懷一知而不言以相遇夫內實知之而外飾以不言內外不一面目自反性天安在然後知必兩不知如太孺人母子間始可以慈孝許之也說部載陳季方述其父太邱長之德譬之桂生於泰山之阿上有萬仞之高下臨不測之深上爲甘露所霑下爲淵泉所潤桂樹豈知有泰山之高淵泉之深哉斯言也可以喻太孺人母子間之兩不知矣繇前之合乎曾子者足以見太孺人之卓識定力乃節孝之所以本繇後之合乎孟子者足以見太孺人之純

悳至性乃節孝之所以成其他美不勝書皆在範圍之內耳濬故謹書其後以發明之俾天下後世之言節孝者知求諸此

羽南先生墓志銘

予老友朱羽南先生疾且革命其諸子曰我啟手足後郎求地速葬我無久稽我地上志我墓者必杜于皇爲宜至是羽南既歿四逾月余自梁谿返金陵走哭羽南之翌日其諸子來稽顙請銘曰藐孤奉先人遺命惟恐失墜今謹卜得兆在太平門外江黃山之東卜得葬期爲是年庚戌三月十六日敢以先子平生之誼臨絕之

言泣血請先生銘烏呼哀哉吾豈忍銘吾友也哉記戊申之冬羽南嘗細書一通紀生平本末授余乞銘其生壙己酉春余將渡江羽南復來丁甯余許諾顧且匆匆不暇以爲詎意生壙未及銘而遽銘其夜臺也是足以傷久要之心矣然則羽南之一片石余又安忍辭也羽南諱尚雲字槐生自五十以後別號羽南志慕皐羽及所南余故樂稱羽南羽南之先世居閩之莆田在南宋時其遠祖與考亭文公爲從兄弟行傳二十一世至嘉靖中有少亭公爲揭陽令以避倭徙居南京遂占籍上元者是爲羽南之曾祖妣林氏祖萬春妣陳氏以節著

父國材號心𠣝邑庠生知名姚李氏生二子長卽羽南

羽南自㓜就家塾卽敏穎嗜學爲人伉直强力然近情

擇理不爲谿刻之行根本忠孝篤於朋友兼才識通敏

務本治生不類腐儒憒憒弱冠補弟子員時督學臺使

者麻城周公爲政頗嚴急心𠣝公偶以違遊踰試期輒

出教行革羽南以新拔童子叩閣爲申辯臺使者怒呼

隸將予杖羽南不爲慴益前跪抗聲曰督學大人造士

首孝弟今乃欲杖爲父辯之子是得爲敎孝乎臺使者

不能奪卒復其父諸生由是名譽益起兼屢試高等隱

然負巍望從游者景附焉爲文必軌先輩其所爲毛詩

義尤爲人所傳誦里黨有不平但就羽南一言卽決咸曰朱齋長有公道其爲人所服如此時寇氛日熾羽南往往慷慨談方略思得一報效君父而竟蹶於場屋乃場屋所收者又如彼可歎也崇禎甲申羽南以歲薦當貢京師値變故遂自廢常閉戸涕泣不理生產家以中落妻子不免飢寒羽南一日戲語室人曰貧賤難久居吾年始五十未甚憊將出而圖糈爲汝曹溫飽地可乎室人知其戲也應之曰是固甚善但居官美事君必少節涕泣羽南不覺大笑及兵革少戢北江人士競設皐比以迎羽南亦誨人不倦束修之積舊業尋復羽南遂

歸老築一室面鍾山朝夕倚杖吟詩詩成輒泣泣罷復吟晚復學浮屠法用自排遣而性不可易每值歲之暮春尤鬱鬱不歡常有舊游新第揚揚盛騎從造羽南謁入羽南喃喃誦佛號徐步以出旣相見忽熟視其人欷歔不自勝若重哀其窮者其人錯愕亟上馬馳去此其出於誠然無容强制者耶生平與人交關切倍至鯁骨鯁動規其過儵人匿短自炫至不憚面斥之余孤介寡合羽南獨相信至深不僅於筆墨閒稱知已丙申歲除余有子之戚是夕屆節人情多避忌不肯顧卽至親猶然而羽南獨堅坐余寓亭不厭煩碎艱窘爲拮据治喪

畢至達旦元日始返舍家人皆駭之噫此豈今之人哉羽南生萬歷之乙未享年七十五而卒其葬距卒僅六閱月少七日如其遺命不久稽地上可謂有子矣元配宋氏生子三曰欽鍾銓側任氏生子一曰鑄欽蚤卒側李氏生子二曰錞鍠尚幼女一適姜譎孫八人有羽南集三卷藏於家羽南將訣索筆題字有貞心獨秉之語噫其可以無媿銘曰

帝之輦道下維君墓毋將溯湊紆我天步

巡撫順天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潘公墓誌銘

崇禎十五年冬居延失守烽火達畿南長驅河朔之閒

天子震怒果於用法詰責邊大吏不少貸於是欽差整
飭薊州邊備巡撫順天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潘公與其
同官溧陽馬公同日以誅死然其罪在可議天下憐之
而於憐潘公也尤甚公諱永圖字君懷直隸金壇縣人
中天啟七年鄉試登崇禎元年進士明年授戶部山西
司主事管太倉銀庫轉浙江司員外雲南司郎中崇禎
五年陞歸德府知府九年陞山東按察司副使遼餉道
降調回籍丁父憂十四年服闋起長蘆鹽運判陞河南
僉事遵化監軍道十五年陞僉都御史整飭薊州邊備
巡撫順天公爲人孝友勤愼强直廉幹喜功名慕古將

相大略爲諸生高等屢冠其曹嘗讀故大司馬經略熊公廷弼按遼諸疏草流涕歎息語同學曰熊公不世之才而數奇取忌遂以無成士欲爲國立功顧豈易耶始官戸部管太倉銀庫則能釐姦剔弊屛羶習除陋見尚書侍郎交口而稱其能是時天子既誅逆璫委任士大夫久之顧羣臣往往無功效罕稱上意於是復稍稍用中官爲耳目戸工二部至設總理太監張彝憲攬權掣肘驕倨陵士大夫部中郎官爲之下公獨不肯必以正折之在部再遷章奏數十上率關軍國大計其知歸德府府故古睢陽郡俗悍而囂多著姓豪奴號爲難治公

涖其地則能行法施惠斟酌寬猛柔强懷弱一府無留
事居無何流寇犯商邱守備喬宇定爲內應引寇焚掠
及外郛危城岌岌公訣别家人積薪署門與夫人約曰
設有不測卽舉火與城俱亾耳意氣激昻直去不回顧
日夜乘陴循守賊衆攻城益急四面煙焰漲天文武
吏相顧失色莫知計所出公舉止自若禦備多方懸金
購死士縋城下砍賊斬首數百級鹹其愛壻賊驚顧遁
去屬邑受其方畧率得無恙論者以爲不以古今爲軒
輊卽公視巡遠流亞也兵部上其功値謫者張彜憲借
事釋憾功以不敘默默去爲山東副使治餉則能潔己

急公前後無與比是歲邊警公所轄地繫神京咽喉漕渠孔道也於是巡撫總戎俱提師入援備兵使者以遷行人咸爲公危之卒能獨力拮据屹爲保障厥功不細矣値巨璫盧維甯奉命總督公再以持正與忤功再不敘且重銜之搰撫無所得因截漕二十萬私滯津門非公所司者借以難公奉嚴旨督催抵壩時隆冬冱寒重冰固結公有禱神開冰之異聲傳都下貴臣嘆服顧卒無解於降調然公用是得還里視其封公含殮維甯有力焉其尤著績彪炳人所共稱者在監遵化軍遵化轄喜太兩路最爲衝險前三次失守俱從此入公至則親

歷口外相度險要凡山梁臺坡處處增修又創爲據險
設伏之議奉旨九邊悉著依議行一歲之中聯絡聲援
拊循什伍殺緝諜兵誅鋤巨憝於是威名大振雖督撫
資其成盡天子嘉之益念其前此數歷危疆全城捍寇
功效非妄繇是由監司擢拜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公材
則致然也顧乃八月受事十一月薊州陷明年二月公
以封疆重典死何哉當時公論謂在事日月無如公之
最淺餉匱兵單無如公之最窘夫額兵缺伍過半月餉
壓欠經年公以懷殺未煖之官值呼庚不應之際處羣
情積玩之中馭鞭長莫及之勢設身處地實有至難是

一據也公同話一疏言馬松兩路分隸薊道界嶺報警臣率師東禦道臣鞠思讓私調尖夜聽點擅令戍兵分班尖夜撤則哨探誤而烽火失傳戍兵撤則臺牆虛而關堡失守臣雖欲堵之口外亦不能及又思讓誤用教官高登庸攝薊州匿奸內應以致辰攻酉破而臣所領將吏兵餉種種可以痛哭雖韓范在軍亦無如何僨事有人代爲受過是亦一據也不知邊事之不可爲久矣夷攷萬歷初年大學士張居正當國慎擇本兵妙選戶部當時戶書兵書皆老成久任而九邊文武大帥張公莫不嘗試齊驅而知其材知之審矣則調和其間使內

外一體故呼應無有不捷而推諉有所不可邊陲卧鼓有由然也自張公既歿閣臣之局屢變而戶兵二卿因之邊帥又因之始之閣臣一變而爲謹愿蓋避前人攬權之名而席其强盛之實雖拱手無爲天下未至驟裂其時戶兵二卿多閣臣之所厚號膴仕顯官以體統軋邊帥而邊帥亦尊富自恃置武備不甚講是壞之基也繼之閣臣再變而爲險僞快意恩讐主張巢穴曾不知無事之不可以長而前人之積有時而盡其時戶兵二卿多閣臣之所私爲捷徑要津以喜怒遇邊帥而邊帥救過不遑嗜進不已闒冗可以爲賢覆敗可以爲功是

壞之成也繼之閹臣三變而爲貪愚金弊惟恐其不多
恩蔭惟恐其不廣交結惟恐其不固欺蔽惟恐其不深
亂盈天下而取快咫尺無定朋黨以向背爲朋黨無定
恩怨以利害爲恩怨其時戸兵二卿特閹臣之所用爲
外府替人以緩急難邊帥無事則以爲谿壑有事則以
爲犠牲甚至歸騎飽颺邊臣糜爛而內閣方以廟算論
功晉官受賞嘻可謂鮮恥者矣嘗竊論之政府言路以
封疆爲異已勢必幸其俱敗大農中樞視履官如傳舍
事必無有一成豈不痛哉大壞至此一時所爲督若撫
直往而承罪耳無可爲也夫我國家天子待邊三面鄰

敵故燕京門庭也遼瀋藩薇也試問自方隅發難以來整頓殘遼精思强力有如熊廷弼者乎而奸人擊之惟恐不遂至於殘疆再壞復問前人則收拾愈難參以庸工則指麾不一巨猾庸卿扞格於事中逆黨小人乘機於局外必使勞臣速朽藩薇全墮而寇日益深事日益急今之視昔又相懸萬萬也夫公材之不及熊公至明也門庭之難於藩薇至明也在廷之伎倆愈奇至明也兵餉之虛無益甚至明也徒使聖明孤立於上邊臣束手於外此時惟倖敵之不來耳來則雖韓范不能支而區區抱恨於一鞫思讓乎嗚呼是可悲也已當薊城既

破公以力保遵陽故不即死既而欲帥死士尾擊收桑
榆之功不勝則陷陣以明已志部署已定閹臣某丙夜
間之遽以片紙止之曰毋邀功生事靜聽吾處分可也
隨則因以爲公罪而某意實主縱於戲是可悲也已初
公與馬公成名生同庚居同里爲諸生游最驩子女聯
姻戚及成進士同年擢都御史同官且同制至是得罪
同事臨命同日識者以爲前定云公生於萬歷某年終
於崇禎某年享年五十曾祖某云云祖某云云考某云
云妣某氏云云一弟篤愛用承父志永圖其從弟也愛
之無異同產通籍十六年無改儒素或尤其過儉輒曰

凡人不儉則不能廉不廉則不能無所繫而身家之累
重邁往之氣短矣其自勵有爲如此其撫薊有疏草一
卷藏於家娶莊氏云云子一檝女三長適某次適某三
適某遺命祔葬延陵先人墓側而述其行狀者弟永圖
也方公被逮京師獨永圖不辭險難相從朝夕公臨難
神色毅然執永圖之手而歎曰若知吾恨乎吾受命撫
薊承前人之敝不獲稍假歲時略效展布使亂得逞恨
一吾非畏死者疇昔兩忤逆璫不死曰者欲陷陣死不
得而乃今死恨二吾死後邊吏益不可爲邊事益不可
問恨三雖然吾生平行事弟熟知之與曰倘邀名筆不

棄卽汝兄不死矣至是卜葬得崇禎十七年月日承圜
率其孤檝捧書幣涕泣稽顙來請於黃岡杜濬曰以圜
與君一日之雅敢以吾伯氏墓石煩君濬荅拜而辭曰
若兄官三品尊位當世公卿宜有言濬賤敢執筆乎承
圜曰不然凡吾兄之所以不朽者文章耳公卿未必不
朽也君何辭焉濬旣韙其言而又重有感於邊廷之故
乃爲志而降一等銘之曰
材可以有爲而有必不能爲嗟乎可以論其時勇足以
致死而有非所望之死嗟乎誰爲察其理爲天爲人兮
恤躬不卬樹老劒鳴孤臣之鄉

瘞老僕骨誌銘

老僕胡義勤小名盡兒先兄方朔乳媼之子也父某世爲黃岡黃禾村農夫後服役吾家母依夫姓人稱之胡媼胡媼乳先兄八歲而生義勤余時七歲偕先兄往視之蓐中怪其深目而高顴其色黧然試以手摩弄先兄亟護之曰毋驚我乳媽兒及數歲能言短舌道字不明既長猶然人以其操音如小兒兼舉動促率不類成人咸呼之爲老孩子年幾三十每跪受母撻宛轉地下呼謈作兒啼見者笑之然亦多其能孝順母也爲人樸實爲主人凡事先兄四十餘年不欺不怠生平魯笨不識

字獨嘗竊聽一二忠孝節義古語輒堅守不知變通痛其父以震死遂終身不取婦曰天殄我矣一身何多何以婦爲哉甲申乙酉間國破家毀余兄弟隨侍先君先夫人盡室居金陵僮僕十餘輩多挈妻子叛去走部落營伍竄入兵籍中不數日立馬主人門舉鞭指畫放言無忌以明得意甚者拔刀斫庭柱叫呼索酒食不得則恣意大罵極快暢然後馳去義勤嘗切齒其至如此一奴既隸尺籍私來說義勤去義勤好謝曰人各有命爾命本當得意故一旦遭時自然奮發吾命薄與主人同願共守飢寒而已此奴亦頗慚其言自是不復來詈主

人矣先兄末年自金陵以家歸黃岡義勤適以他稽阻江外先兄之歿義勤逾年而後知知則大慟卽日皇遽從千里外奔故鄉哭先兄跳擲號吼嘔血數升遂得喘嗽疾因寄食養病於先兄之壻曹氏家居一年病少閒曹役使之義勤慨然歎曰吾聞忠良之臣不事二姓僕猶臣也今曹氏雖吾主翁壻然其姓則曹是亦二姓矣吾柰何遂事之五十老奴而仰面又一姓良足羞也且吾未嘗受先主翁命事之尤無名於是復來金陵依余則老病可憐耳聾益甚余旣素義其爲人且重念先兄待之甚優命視管鑰而已以辛亥冬十一月隨余至松

江以壬子正月初八日死於余寓松江西門外之福菴得年五十五葢生於萬歷之壬午也哀哉余爲市棺衾以斂而瘞其骨於菴後數十武之隟地予之銘曰

溺二姓之說失詈主之時傷哉此僕遺骨猶癡

黃岡陶炯照校

黃岡杜濬

白雲樓記

余久客廣陵旣倦且病謝文字不作而金子汝宜介其叔氏三餘來再拜以請曰願得先生之文予方欲例辭而顧其容甚戚其意若迫不容已則姑聽終其說三餘泫然曰余小子天下之薄祜人也生六年而失怙九年而失恃今年垂三十思親之淚未嘗乾也嘗閱古人睹白雲而思親在其下故小子亦以白雲名吾樓念非先生莫能記之以傳是以請耳余爲之憮然旣不忍峻拒

徐謂金子曰吾知子之樓矣固不必問其面勢若何修廣若何同於世俗侈觀美備登眺圖宴樂之樓也葢專以思親也故觚櫨桂棟不足以爲華繩樞甕牖不足以爲陋敷天之下無之而無白雲也卽無之而不觸子之思親也無之而非子之樓也卽敷天之下有處無白雲也子固無處不思親也亦無處而非子之白雲樓也子歙人也黃海者白雲之所都瀰瀰萬頃子對之思二親欲隨几杖而不可得也則黃海卽白雲樓矣且子嘗西上潯陽望匡廬之山匡廬之白雲綿亙三百里子對之思二親欲奉蹻扳而不可得也則匡廬卽白雲樓矣子

又嘗過洞庭歷瀟湘憩於岳麓之野白雲溢無邊際予對之思二親欲伴游觀而不可得也則洞庭瀟湘岳麓即白雲樓矣故曰出則銜恤入則靡至又曰無所逃於天地之閒此雲此樓也豈區區誇結搆之工丹采之麗乎哉是固予辨之有餘無俟予記者余特爲予記冏極之思終天之慕如此後之君子可以憐其孝而哀其志也矣

松風寶墨記

南京國子生吳郡顧苓濬之老友也所居塔影園去虎丘才數武濬舟過虎丘數往覓苓於園中一日導濬覽

茗於其草堂西偏之密室仰視梁間懸一小扁作松風
二字大不盈尺端勁軒翥非一時文士筆力所能及濬
心異之以問苓苓具告所以則巍巍宸翰也濬肅然下
拜伏地悲泣良久不能起自是以後每過苓輙先入室
中叩首已然後與主人揖苓以爲知禮謂濬盍記之濬
竊惟先烈皇帝敬天勤民勞心焦思葢堯舜之亞也而
遭際懸絕至於不可梯級鼎湖之弓蒼梧之淚此天下
臣民所當痛心遇其流傳一點一畫如匹子之見慈父
惟恐失之春露秋霜生其哀慕天球大璧方其矜重洒
其宜也而風俗之薄藏者以爲災患見者爲之色變甚

而背棄轁褻稱謂無章尤在於受恩深厚三台入座之子孫不知持世之道教孝教忠禁綱殊不如此而其人自欲如此不必然而然何其愚哉計此二字設落若輩之手必久付之水火幸而藏者有荅拜者有濬國家養士三百年僅如斯而已乎可悲也矣可媿也矣

一草菴記

吾友倪子天章忽薙髮爲浮圖自淮挐舟五百里訪余於金陵一日語余曰吾既已僧矣偃然而廬吾廬非是也吾向者之一草亭今欲改以爲菴奉西竺古先生方思名是菴而未得也敢以請余曰又他求哉卽名一草

菴可矣夫一草名亭詩人之語也今以名菴瞿曇之喻也且示不忘其舊倪子曰善盍為我記之噫余其可以辭哉憶余自癸卯交倪子因識一草亭於今七年矣按一草亭在淮安郡城西門內而倪子山以東人也僑居構此亭於其室之左偏倪子為人豁達負俊才有詩名故四方之士多慕是亭而願交倪子亭三楹南向上不瓦而茅是之謂一草前列花石後植梧竹窗牖四闢庭戶光潔晴明不燥陰雨不暗讀書飲酒無所不宜最初張子虞山導余訪倪子倪子則大喜即置飲此亭自是飲於亭者凡二百餘日余寓蕭寺不過寄一宿朝與暮

皆在亭計始自孟夏迄於孟冬中閒歷端午七夕中秋重陽四節每節主人置酒亭上余皆有詩紀之雖閒赴他酌筵散必詣亭更聚或設茗清談或沈飲大嘑往往至聞雞唱不肯罷猶記余初爲亭上客見倪子手蓺薜蘿一莖修不盈尺纔見薜蘿之蔓衍繁盛青青覆一牆又見薜蘿之槁瘠嚴霜中粘壁無一葉始見倪子植盆荷葉大僅如鵝眼錢纔見其如葢暨荷之華蓮之房至於朔風破荷葉根幹蕩然惟存泥淤而客猶未去嘗有詩自嘲久滯然而晨夕之數賓主之歡議論之暢久而不厭殆自古及今未有至於斯極者也乃余自別去而

倪子索處頹鬱鬱無復向時之樂嘗挈其孥往來山東故居又嘗居宿遷又嘗居安東又嘗居淸江浦僕僕道途而此亭遂虛余聞而拊几太息不能已以至今日一旦突見倪子魁然髡其頂而亭亦易額爲菴是誰使之然哉倪子曰亭之改爲菴也一仍其舊惟中奉金像一軀置鐘鼓魚磬經案繩床而已予記亭卽記菴無事增飾也或問余曰倪子於是遂有終焉之志乎余曰豈其然夫倪子之先將軍忠勇百戰以死捍社稷爲國虎臣而竹帛未著其姓氏帶礪未盟其苗裔倪子終鮮兄弟年四十尙未有嗣肩先將軍不絕之緒託命惟有倪子

使倪子遂終焉於是則是忍於其先將軍而聽其爲庭堅之祀若敖之鬼也豈知佛法者哉或曰然則子何不譏讓其爲僧而力沮其改亭爲菴之舉又從而爲之記亦有說耶余曰夫倪子之爲是蓋出於有所激而然凡人之激者其後必思思則悔爲之友者與之爭於方激之時不若聽其激之意盡而動其不容已之思則其悔也堅矣倪子聰明純孝人也激過而思且悔可計日而待也且夫倪子之激固存乎其先將軍之不可無繩繼而或莫之恤卹又焉忍一往而忘之耶吾故順爲之記使倪子讀而思焉思則得之何事與之爭辯乎然則此

菴也惟當掃地焚香讀孝經論語祭義諸篇以思先將軍之英靈可也如曰我終焉爲僧於是不可也記之意葢如此

聽雁樓記

聲音哀樂之感豈有常哉吹竹彈琴敲金戛石所以悅耳也而古之人或聞樂而泣代馬晨嘶邊笳暮咽天下之至苦也而有求於其地者得所欲而喜聞斯聲也猶敔韶也何則人之悲者聞歡聲而益悲人之樂者聞悽聲而愈樂也而何有於空中之過雁乎吾友汪子育風少得遇妻延陵之裔也不幸而蚤夭汪子悲思之名其

所居之楔曰聽雁豈非謂雁本鷙禽義不再匹故昏禮奠雁聖人取之有夫婦之道焉是以失耦之夫端居獨夜聞此聲而傷心與由是言之則是悲生於雁也而非也向使汪子汎汎然同於世俗之薄夫鼓盆既罷歌哭兩忘佳麗之前何慭不盡雁至之時秋深之候也艮夜爲歡雁聲入耳方且快枕簟之生涼蘭閨之無暑也雁聲可樂孰謂其悲哉足見雁聲不悲而悲生於聽雁者由傷逝之情深也傷逝情深則豈第聽雁而已卽與之聽九臯之鶴百囀之鶯猶將愴神焉而況於寥唳之音失羣之響乎聞汪子之風者可以增伉儷之重矣且夫

雁之爲物不但有夫婦也而且有兄弟之序有君臣之分不媿禽鳥者幾人乎彼皓首歸來之子卿固亦老於聽雁其聽之於北海之濱視聽之於南歸之後哀樂不侔矣意非斯人不足以記斯樓也

華亭縣主簿廳修復記

舉天下之事無論鉅細當其創殘傾覆之餘思得其人以興然或視之而莫爲或爲之而不成者有三患焉一曰聽天一曰待後人一曰事不切已夫天不可易者也然爲其事者聽之則不力後之人不可知者也待之則罔功事不切已如古聖賢豪傑垂世立教濟人利物皆

是也知必曰切已則爲不切已則不爲則生民之道不幾於息乎故三患具而事鮮成自然之理也然此特庸衆人之見蹈常襲故猶往往足以爲患而不知又有賢知之患焉夫賢知之患或才高而位卑或時移而物換浮沈寄託而無凝滯之心彼其視上棟下宇猶秦越人之肥瘠也豈以動其心哉故史載阮籍求爲步兵校尉騎驢到官壞其廨舍使內外相望兵廚酒盡拂衣徑去後之賢知舉動不必盡如是而其所見則大抵不相遠矣此不可與庸衆人同日語而足以爲率作興事之患曾未嘗少異然則彼創殘傾覆之在天地閒復何所望

耶惟吾友黃君辛子不然黃君之來主華亭簿也向之簿舍經兵燹之餘掃地赤立此非孱力之所能復必也天幸而黃君不聽天自漢以後無長子孫之吏近更席不暇煖後之人且迭至而黃君不待後人簿裁而載設爲協運催解大抵終歲孑孑在廪在舟在燕官署頗不切已而黃君不謂不切已一旦考圖按籍經始要終舉昔之主簿於是邑若宋鄭茂陸匡所營搆栖鸞堂風月榭名目僅存者煥然復還舊觀人皆以爲難余獨以爲此庸衆人之三患黃君非庸衆人破之宜爾惟是黃君以八閩奇士用明經高第歷司理學博偃蹇以至是官

則所謂賢知浮沈之患黄君正其人也而亦力矯其習見之而必爲爲之而必成豈不尤爲難哉余約畧論之前之三患求之古人能反是者若申包胥可謂不聽天矣若虞允文可謂不待後人矣若陳湯甘延壽可謂不辭不切已矣獨求能反賢知之患如黄君者無有不得已而求其近似其惟柳士師之不恭乎是不可以不記至於用財若干計工若干爲時幾何固無俟予文

山曉亭記

羽南子搆亭二間於其居之後圃甫堊壁工未竟亟引余觀之咨亭名焉余名之山曉亭而顧謂羽南曰夫北

城金陵之異域也吾與子居於是何戀乎戀鍾山之秀色耳往昔吾與子起居出入未嘗不見此山不啻以爲依歸然及今之歳幾見哉嘈嘈雜雜八耳而不絶者雨也冥冥濛濛極視而不見者山也逆而數之斷自元夕以後如是者爲日將百有餘山如在長夜之中踽乃茲者登是亭也天忽然而開雲忽然而歸氣忽然而爽山之蜿蜒磅礴於亭外者由北而東北左而東前明翠和煙倏來親人雖亭之距山中阴尚十餘里而層巒疊嶂近在短垣之上一若可以手探而足躡之吾與子亦心開目明抵掌稱快於此亭也豈非向也爲山之夜而今

始曉乎曉夜之義不施於蚤晏而存乎明晦之閒葢鍾山者氣象之極也當其明霽方在於朝時作殷紅時作鬱蒼時作堆藍少焉亭午時作乾翠時作縹白俄而夕陽時作爛紫時作沈碧素月照之時作遠黛時作輕黃星河影之若素若玄凡此無論晝夜皆此山之曉也惟不幸而霪雨而窮陰而風霾塵沙而妖氛山隱於垢濁晦昧不見如此雖在永晝亦山之夜也且夫鍾山之怪也焚斫踈躪而不改其容惟陰晦則厄焉厄久而通山之愛曉而喜有今日也與人無異而是亭之勝尤足以盡蒼蔚之美竦刮目之觀又其成也適與景會余故樂

爲之記俾後之覽者不獨想見其處而亦可以論其世也若夫翦茅莪定面勢蒔花帖石之工與夫亭之爽塏可以飲酒賦詩益不必言

讀書樓記

大凡天下之物有聲則有形形卽畫也六經子史百家之撰其聲之爲書者卽形之爲畫善讀人無先後也是故古之人讀書必有圖圖其所讀之書俾夫讀者於書遇有凝滯一按圖而了然矣自古人讀書之法廢於是圖自爲圖而書自爲書無復相資發明之益而其見之彷彿者獨在於方書本草以及金元以來傳奇小說淫

哇鄙俚之末技而先王先聖之法言與夫漢唐宋大儒
之文章索然惟有訓詁音釋炳若丹青者闕如也雖其
大指自不可沒然古人目擊道存之妙亦已亾矣□雖
然亾非一日之亾至今日而必曰惟圖之是務則必枝
梧麄礦而莫得其要領徒貽白首棼如之誚未睹復古
之效也吾意當斯時必得眞學者出焉博極羣書才悟
絕一世得其精意以觀其會通所見天下之物無非書
天下之書無非畫畫可以爲圖而有餘地焉蓋非盡如
古人之圖若豳風禹貢春秋會盟禮記制度周易物象
之類卽乎其書而爲之而已也蓋舉凡古今藝成之士

所畫山水人物花鳥宮室器玩之屬入乎其目莫非六經之注義及紛綸萬卷之光怪變現而讀下歷歷可思而不可言此其爲圖之功較古人更高焉畫者不知也惟讀者知之則當代讀書識字一人而已周櫟園先生其人也先生旣讀畫而樂於是爲樓以臨之王內史所謂仰觀俯察茲樓不爲無助然諸從先生游曁先生羣弟子獲登茲樓者葢寡雖復躡其梯級撫其欄檻退而悶然仍不識樓之所在或曰樓在中州當嵩岳百泉之間或曰在金陵登之可揖鍾山或曰豫章滕王閣之左近有此樓或曰嘗有人飲燕市突見此樓極壯麗額作

擘窠大字曰讀書明日訪之不可得或曰在閩入閩蹤
仙霞嶺則樓在望嘗有謀毀者不能遂若有物呵護之
而或以爲樓之始基實在山東濰縣樓前喬木千章梗
枬爲梁柱先生書策琴瑟干戈弓矢尙有留其上者今
揚州江都亦有樓第寫其制而營之傳者葢不一而吾
獨以爲先生之樓無之而不在也葢古今之書所載之
理所載之事所淅訖之方域直之上下横之四方不可
爲限量其形而爲畫亦不可爲限量則其爲樓之所函
葢亦不可爲限量豈事矜彝丈以爲高侈方幅以爲廣
哉然後知看山讀畫之句先生斷章取之而義藴深遠

矣是爲之記

重修隆福寺碑記

歲己亥夏五月余至太倉館於其地之隆福寺旣而阻兵不得歸淹留至四閱月其住持僧名普滋者周旋無倦容旣而從容言曰此寺創自梁天監四年歷唐宋至元末而始燬洪武間稍振新之功未就三百年來頽廢已甚賴吾師印初殫力而經營之首修大殿高廣深靚次搆峻閣次修金像以至山門廊廡寢廬庖湢皆新整修潔事在崇禎丁丑戊寅閒顧先生記之予聞而歎曰斯寺之廢久矣印初何人乃振作興起於一旦無難也

葢天下事不患無千萬人第患無一人此一人者誠得之雖千百年之廢墜不難立振於一朝不得則雖有衆若符秦有粟如李密而常不免於蹉跌也豈所謂一人者獨浮屠氏往往有之而士類反無之與又豈未嘗無其人而所用所養兩不相値與抑非常之士如古之耕莘釣渭者必卓然自重而不肯同於下士之馳騖與又豈行藏關乎興廢則天實主之而人顧莫可如何與不然何以不印初若也若普滋善承先志益張大而更興之則予固不可以不記

揚州石塔寺飯僧田碑記代

以王法治世以佛法輔之王法之所不及有果報以持其後以佛法善世以王法主之佛法之所不及有刑賞以切其躬此其用之相須者也王法曰是佛法亦曰是佛法曰非王法亦曰非此其理之不易者也理至於不可易則一言出而人心帖然不第賢知守之卽愚不肖欲違焉而不可得使其執迷不返則究竟祇以其身干王法佛法之紀而此不易之理自常伸於天地之間則亦可以懼而顧化矣揚州之有石塔寺也以藏佛舍利其從來葢久寺之有雷塘飯僧田也前巡鹺御史李公實始予之田經兵亂積荒弗治寺僧闢墾焉又上價於

官如其田陞科於公如其畝而貪人敗類猶從而生心於其間慮苒之訟屢瀆公府雖虛誕之談往遭懲挫而有覥面目去而復來冒以侵噬者亦數年直至講僧夢了來住此寺始備列其事鳴於撫漕都御史蔡公公大批其牘下郡縣釐正其田永遠歸寺而論始定焉此其始末斷案歲時條目具有紀載歷歷可考無俟余贅而余獨爲一深思之今夫以童子適市操數錢以易一餌則人皆知其有而不可攘也何況以疆理之田僧墾其荒而官收其直可謂最彰明較著矣吾意雖有蹻跖無所施其智儀秦無所置其喙矣卽奈何紛紛藉藉者將

十年於茲必待蔡公一言而始定哉且夫蔡公之言則亦人人之言也余嘗周覽其詞一則曰田之與塘高低迥别復塘在於修閘而不在於廢田此以關礙漕之借說者固人人能知人人能言者也一則曰即使官果欲廣塘亦必給其原價豈可託備賑之名以自攘其有且官長無能澤民而借潤於桑門之餘粒可鄙孰甚此以破備賑之穢局者亦人人能知人人能言者也然何以自人言之其效如彼自公言之其效如此哉蓋蔡公之言初不外於人人所能言而獨有以折服其心者在乎立於根本之地一言而撤去其蒙蔽剗絕其畔援曰償

民一體期得其平耳夫人雖至愚豈有不知它人之田不可攘爲己有者而其倖心蠢蠢不婎不畏明知故作而莫知誰爲之者原其所以徒曰彼僧而我民也彼法不與人爭是可欺而刦取之刦取不遂將不已而今忽提其耳曰僧民一體期得其平其言又出於當世之大人君子素不佞佛者之口然後悚然如夢之始惺而狂之頓歇也然後知我之不得侵彼猶彼之不得侵我也繇今以往礙塘之說不得復形諸爾口吾民有田而人誣我以礙官可乎備賑之局不得復萌諸爾臆救荒有政而取盈於一家之田遂沒入之可乎此余所謂理之

不可易一言出而人心帖然王法佛法於是乎一致矣故嘗竊論古昔有毀佛如周武帝者非知佛者也又有崇佛如梁武帝者亦非知佛者也何也有其畸重以爲僧則必有其矯枉以縱民不知僧之即民而一體之中自生分別焉相傾相軋豈有既乎夫惟得其平迺相安於無事既平矣而猶有不相安者衡平而低昂見然後刑罰果報自然不容已而聖人無心焉此帝王平治之大道而蔡公片言發之豈第區區一飯僧田攸賴以永永也余向以臺使者承乏兩淮與聞茲案所見與公不異而言簡意盡媿不若公也會僧夢了來請余文以勒

石余謂田之興復從此堅固而不可動如佛舍利者其視蔡公此言矣他不悉載也於是乎書

杜來閣記

泰州郭東四十五里爲姜堰鎮友人黄子天濤居之黄氏世有聞人如天濤尊先子眉房公暨從兄仙裳氏俱以詞學知名當世而天濤承之以絕異之才積學虚己求友析義一時聲譽翕然於是旣於宅後搆秋嘉館爲讀書之室又登高而望於館之旁得異境焉則築臺結閣以供吟眺之適資賓友之娛閣成會余來訪偕仙裳到門望見天濤立閣上臨視而笑亟趨下肅客入握手歡

朴以爲奇越一日置酒閣上落其成余周覘此閣高可五十尺廣二十尺憑檻而望多平疇遠水漁村樵舍時秋柳未落翳然夕照中頗有圖畫之趣北望仿佛見山影如髻螺卽州志所載蕭梁時仙翁王治飛昇處也南望江帆數點有無出没於朝煙暮靄之間亦復曠觀須臾賓主酣暢相與樂其地之蕭遠與是閣之爲宜天濤則舉酒屬余曰惟先生有以名之余方沈吟未出吻仙裳躍起曰夫是閣成而杜先生適至當名杜來閣耳又他求乎四座咸曰善余卽踧踖不敢當其意而亦不能不以爲善也天濤曰然則先生盍記之余惟此閣之勝

槪與閣之所以名則旣具是矣所欲言者獨吾之期許天濤所以傳此閣者其惟文章乎夫文章之道必博極萬卷然後深必矜愼名節然後貴必審擇出處然後重此吾之所以爲天濤願而閣亦賴之以傳歟彼淵明之東籬子美之草堂文章傳之也而不盡於文章焦先之蝸廬袁閎之土室其文辭不少槪見然要爲得其意至於幼安之水北伯鸞之廡下其文心益奇故皆傳焉此不可爲世俗道也今天濤居是閣也望古遙集則慕此閣而來者尙有當世第一流人若宣城沈眉生茂苑徐昭法婁東王元達一旦褰裳戾止爲閣中不速之客天

濤其彿髴俟之如余者混跡餬口鹿鹿塵沙中不及三君子遠矣杜之來也糠粃在前耳何足以華此閣因記并及之時爲壬子秋八月

小盤谷記

太行之陽有盤谷黃山之陰亦有盤谷山以南爲陰也別之以小者因前人之名志謙也太行之盤谷昌黎韓子序之黃山之盤谷黃岡杜子爲之記曷記乎惟記其與太行之盤谷見於韓子之序者古今同異之數使兩盤谷互有考焉如是而已按序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又曰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今小盤谷居黃

山之南萬鶴山又在小盤谷之南萬鶴山山之小者耳不得與黃山比然謂之環兩山之間不亦可乎又其地據潛谿之勝離城市而適莽蒼山樓煙磴簷牙石角虧蔽而隱現誠哉幽且阻矣此其相同者一也序曰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今萬鶴山巔有古松千尺青映谷中之堂左右復有老梅三十株嘉木羅列四周坐茂樹以終日舍是焉往哉有溫泉焉濯以自潔又不必言矣此其相同者二也序曰采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谷中巖壑幽邃溪澗之流滙爲大池於是有眞珠之菜有溪魚之乾有石鴨之珍其爲美爲鮮居然絕品

此其相同者三也若夫序中所云大丈夫得志於時者之所爲在今反爲不得志大丈夫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爲在今反爲得志各異者此其一昔之盤谷李愿居之愿本將家子未必學詩故昌黎絕不及之今之盤谷汪暉居之暉家有賜書爲詩最富見推於吾黨各異者此其二韓子之文如黃鍾大呂杜子之文樵唱漁歌耳各異者此其三也蓋同者三異者亦三厥數均焉同者可以傳異者尤可以傳也或□□□□□□□□□□□□□□□□□□□□可不記俟異日至盤之中而爲之歌

向山堂記

大凡地去郭數十里雖具山水之勝謂之鄉遂必不能多居人卽多居人其科名仕宦宮室服玩文物掌故必不能與通都大邑爭盛惟吳郡之東西洞庭不然蓋比之邑中不惟具體而又過之且多膏腴之田收橘柚之利故居于是者莫不安土重遷不可動搖而其地之吳姓者爲商賢仲雍之裔是爲宗國更不同于他氏可以捐之而去而吳子初明先人之廬在東洞庭莫釐峯之麓襟帶太湖據一方之勝尤爲人情所難舍乃初明之尊人以避湖寇之難不得已而挈家徙金陵距今四十

餘年初明承之上宅鍾山之陽有室有庭有庖有湢右偏有書室圖史充其中花竹列于外亦旣楚楚君子攸寧矣爰以向山名其堂志不忘洞庭故山也于是請余爲之記余惟昔歐陽子記有美堂以爲天下都會之雄富兼山水之秀麗惟金陵錢唐爲然而不及姑蘇者以其山水在都會之外也故雖以兩洞庭山水之區人物繁盛自成一都會然郡守縣令之治所不在焉是以閎如今吳子居金陵方之姑蘇此爲昔賢所稱最雖凋敝非昔彼洞庭豈得獨完則吳子名堂之意豈盡從山川方域起見哉大抵懷居之戒卽居無求安之義非謂士

之宜輕去其鄉也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而越燕向
日代馬依風之詠亦屬性情之至此不以遠近大小論
也人謂姑蘇徙金陵一衣帶水數驛之程耳又同隸南
畿可無羇旅之感不知世有至遠至大而無情者即有
至近至小而有情者乃厚薄義利分别之極致也昔漢
韋賢居平陵及子玄成徙居杜陵二陵相去亦不遠而
玄成既爲丞相封侯之後必表請還平陵至近而有情
此其一證矣以吳子之才當以玄成自勉蔚爲宗國之
光使無情者聞其風萬一收悚動愧恥之效是爲不負
余作記之意若余則楚人久客亦有洞庭而不能歸者

復何言哉復何言哉

記茅止生三君詠

丁丑除夕漏下將二鼓余寓扉已閉忽聞叩門聲甚急詢之則茅待詔止生遣二伻至一伻齎書致詩卷卽三君詠也一伻氣喘喘負石民集暨雜著五六函置几上復探懷出朱鈐封識物用爲獻歲之助可直三萬錢置文集之右卻下階同齎書伻向余叩首致主翁命余心竊訝之蓋余固素知吳興有茅止生亦知其常居金陵然絕未謀面何以有此疑必有城南杜子夏方詰來伻誤投伻曰不誤也請觀書自知之迺發書始知止生蓋

從吾友范仲闇處見余所爲同文社樂府醉心焉爰有三君之作先以書及詩通余道其向往之由而約以闕正艮覿又慮余客中度歲不可無於酒故致資爲醵豪傑之舉信乎其不誤矣三君云者首余次方密之次鄭超宗詩前自引云白門都會詞彥如林獨此三子才橫法凜我所心折各繫古風六韻用附知音其及余句云性靈發樸音大巧無纖詞漢高一籌冠六王無威儀其推許至矣余詩不能然也而其語特妙後止生而稱余詩其語之妙足以繼止生者惟有龔合肥芥村詩是飛仙人海月江煙其咳唾之句耳其可貴重如此王正二

日止生果枉顧論文之次傷時盜賊充斥莫分主憂相
與慨歎久之定交而去自是凡花晨月夕登山臨水廣
筵曲讌止生未嘗不見招每聽余賞文析義提衡今古
商略時務止生未嘗不首肯因更謂余曰君英識絕人
正時艱所急余向者三君詠塵以詩人相目自以爲君
知已今知尚未也余笑而不答一日酒酣余從容問止
生君之三君詠善矣然超宗知名先於㴑之與僕又道
廣材高君獨取之以埒於二子有意乎止生曰是嘗論
定時賢謬采拙作茲以云報也余戲止生曰然則余之
報君亦不遠矣四座皆大笑大抵止生門地既華聞見

復廣名場俗子對面蔑如心所詘伏惟恐不得當余自
交止生數年了不知答況然止生不欲余道隻字之感
嘗乘醉倚胡牀謂余曰元儀於足下十分義氣尚未用
得一分良以富貴子所自有姑少徐之以覩其後耳而
止生一夕死矣傷哉己卯庚辰當之得第去官諸王筋
討甲申後薙髮為比邱超宗捷癸未授職方郎旋歸里
罹奇禍獨幸不見甲申之事余己卯省試牘擬冠楚闈
總裁摘大結語侵樞相置乙榜而是科新恩乙榜作中
貢游成均復祖宗考積分之制將以破格用余亦切思
一奮為天子殺賊不克則死之亦足以成名於後世而

復以同舍生得罪言路事格不行僅仍舊例授一貢生高等之官非其好也甲申之歲余年始三十餘遂敝屣棄之流落飢寒直至今日益老困無憀㿌三君中以余爲最劣然亦未有一人亨者不識止生當日何所見而詠歌之乎抑庶幾始終不辱尙足以慰知己於九原與止生此詩前後書二卷綾者反先敝以屢欲裝潢得在行笥中癸卯客淮陰倪子天章見而賞之以爲知己難得不可以不記余故記之如此其止生生平別見於余所爲傳

記與姜綺季論鬼報

戊申冬十二月余客廣陵劉三峻度招同姜九綺季及他客觀奏家樂曲終圍爐促坐相與暢飲劇談至於鬼客有述吳門葉襄果報一事座客皆色怖以謂寃業之不可作怨鬼之不可解如此綺季獨仰天大笑曰此鬼何足道哉客問何故綺季曰吾嘗見世閒貪官汚吏受賕枉法每斷一獄則寃殺數十人下一令則累殺數人積而久之殺人如麻以果報論必當鬼哭神號塞破屋子矣顧乃滿載而歸求田問舍美姬妾飾歌舞醉生飽死曾不聞有某某寃鬼上門索命者乃獨於一窮書生飢驅干謁僅僅誤犯一次而索命之鬼已隨其後其矣

其不平也可見貧賤有怨鬼富貴無寃業此等鬼物不過如陽世閒姑柔吐剛勢利之小人耳何足嚴憚哉一座抵掌稱快余獨曰不然大抵人生世閒不造惡業上也苟不幸失足而有寃鬼則反宜多不宜少何則寃鬼多則一鬼行而羣鬼從甲乙相問皆尋某氏則其閒之鬼必有爽然自失無異遼東之豕者又必有以爲我衆彼寡以千百鬼搏一人雖勝不武者又必有以爲其多如此事亦平常不足深恨者又必有以爲鬼多事多貴人善忘辨質煩難不若舍之者又必有以爲旣或治之我可坐享相持不發者又多鬼之中必有善鬼從中勸

解者多鬼之中必有懶鬼但求省事參差不齊致羣鬼
滅興者凡此七則皆救也若彼踽踽涼涼僅有一鬼者
於以上七救無一焉勢不兩立則是可知矣由是言之
貧賤之受報自苦寃鬼之少富貴之無報正賴寃鬼之
多分別異同職此之故耳於勢利何有哉況彼寃鬼不
恃衆而恃獨正有豪傑之概奈何反比之小人乎於是
座客更大笑幾脫頤咸謂由姜之說鬼之薑狐也其伸
貧賤之氣不可少也由杜之說鬼之蘇張也其甚富貴
之惡尤不可磨也俱足以扶正因果非破因果也竝存
之云

文七

潛江甘鵬雲校

黄岡杜濬

靈感頌有序

歲次乙丑建子月客有傳示關聖帝君靈感記一卷者濬按帝君乃漢前將軍壯穆侯帝君乃近代封號天下宗之濬豈得而獨異惟行文從壯穆較為古雅且侯志也是編紀是年七月感應之顛末謹伏讀終卷作而歎曰甚矣壯穆之學實得孔氏之傳也嘗論壯穆與吾夫子相同者有三焉夫子為東周壯穆扶蜀漢一也夫子作春秋壯穆好左氏二也夫子之學主仁壯穆之學主

天理人心夫仁者天之理人之心也二而一者也天理
人心舉壯穆之生平居心行已盡在是矣而其神在帝
左右又以此陰求天下士而默相之吾友朱爾三貳守
江甯逾三年濬以無家流寓於爾士將五十年凡爾三
之政無一不親見其奉公也勤而廉其治民也惠而義
其行已也和而介其接物也平而愼可謂循乎天理而
即乎人心矣然爾三落落穆穆未嘗矯然自異動容鼓
舌用自表襮也而壯穆在天觀照廉訪獨知之深於是錫嘉
言以旌異之與艮子以報稱之而且見瑞夢於賢守以
明其至眞得佳音於同日以神其感應則信乎壯穆之仁

同符至聖皇皇汲汲日以天理人心望天下而於是乎舉一以勸百明示天下以光祖考裕後昆之道也豈有不憣然勃然者哉乃稽首拜手而爲之頌曰

煌煌關侯震古铄今生平所學天日人心侯與操書云日在天之上心在身之內而拘儒教以爲贋作不必然矣既以律己亦以同人人憂嗣續每聽於神神亦有聽天道無親惟善是與陰隲下民維朱司馬貊其德音帝命掌夢告以良辰爲熊爲羆爲球爲琛惟心是寶而膝斯珍福固己求鑒孰匪因乃知淑世莫如忠臣

花冢銘

余性愛瓶花不減連林嘗竊有慨世之蓄瓶花者當其榮盛悅目珍惜非常及其衰頹則舉而棄之地或轉入溷渠莫恤焉不第唐突良亦負心之一端也余特矯其失凡前後聚瓶花枯枝計百有十三枝為一束擇草堂東偏隙地穿穴而埋之銘曰

汝菊汝梅汝水仙木樨蓮房墜粉海棠垂絲有榮必落無盛不衰骨瘞於此其魂氣無不之其或化為至文與眞詩乎

茶巨銘

吾之於茶也性命之交也性也有命命也有性也天有

寒暑地有險易世有常變遇有順逆流坎之不齊飢飽之不等吾好茶不改其度清泉活火相依不舍計客中一切之費茶居其半有絕糧無絕茶也兼性嗜香味惟在初烹旗槍一戰即聽童子持去不知其亾矣一日友人過談邇年出關諸壯士走窮荒嶮惡水火不通言語道斷之地道暍欲死求馬溲不可得余始慚然媿汗念向來暴殄之罪殆不可贖自是始勉强啜再烹之茶舌本尋索亦覺津津有餘味因慨生平賦命奇薄與物無緣惟茶爲恩我負之不祥豈可使墮落污穢中且余既有花冢矣耳目之玩孰如性命之交乎於是舉凡所用

之敗葉必檢點收拾置之淨處每至歲終聚而封之謂之茶巨磨石刻銘曰石可泐交不絕

楊忠愍公象贊有引

嘉靖間主聖臣愚邊烽狎至兵部主事楊公繼盛抗疏論馬市計誤詞氣壯烈本欲為國立甘陳之功葢是時火篩盤據河套漸為封豕長蛇此公之所以蒿目腐心也及疏上奉嚴譴公知禍本在廷故他日再疏首擊嵩若擊嵩而勝則請纓繼之矣惜乎公不勝而遂死也公死百餘年雖兒童走卒皆知仰慕然未有知公之所以用心者會公四世孫聰福屬濬題公遺像展拜之次謹

以此意繫之贊曰

鸞死嵩存主憂臣辱急則治標蟲在其腹庚戌巳巳舉朝祿祿臣實腐心敢愛臣骨於鑠皇輿誰蝕爾轂再擊而凶居延鬼哭內賊之壽外賊之福爲朱雲劒爲太尉笏凜凜生氣至今在目

吳初明第二我贊

陶宏景身在山中而有宰相之名非幽人也何足與言松風之夢哉初明吳子百函俱發五官竝用而風神儁朗不以詭遇爲榮骨氣堅凝不以他途爲重婆娑泉石之上撚髭索句而寥寥刁刁從空而下者是何聲耶松

耶非耶㕘優哉游哉誰與子同夢

吴文山遺像贊

是翁也十年之前余再遇之於閭里輒屬目焉初見其翼然而趨以爲莊士也再見其穆然而思以爲文士也今覩其遺容即向之所見而益得其爲人則魁然志士也夫其內行循備矣而又熟誦先正之文第其甲乙足以知其析理手錄四唐之詩未嘗妄作足以知其有耻也㕘識面於十載之前而知名於十載之後正老杖所謂於我故人遇而象賢雖季則又交在紀羣父子也

祭龔太夫人文

嗚呼濬嘗讀宋歐陽修瀧岡阡表見其載母夫人爲修述其先人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夫人問之答曰此死獄也吾求其生不得耳求其生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又讀漢史嚴延年之母亦嘗誡延年天道神明人不可以獨殺未嘗不歎二母之言痛切剴到皆天下之至言雖賢聖無以易而歐母之言其子謹佩之遂以文章氣節經濟名當時而傳後世嚴母之言其子不能用以及於禍然後知慎刑之道不獨忠臣所以培國脈乃慈母所以教其子而孝子所以事其親也由歐母而後其惟太夫人與益太夫人之全德備

福其所以相太封翁為碩儒教諸子成名士至於詒
厥孫謀莫不盡善濬不克悉知悉數而獨以其伯子司
寇先生觀之蓋司寇先生嘗一為少司寇再總臺綱今
又晉大司寇其所職掌皆天下之大刑大獄而先生慮
囚詳慎至廢寢食既不肯失出以養亂又不忍失入以
傷和一如記所稱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之道於是多所
平反所活人不下數千百計惟求其生而不得者然後
死無所恨未嘗獨殺一人以干天地神明之怒期於民
謂不冤而先生顧退然不自有曰此覆載之仁非小臣
之力也茲非太夫人教之與夫善則歸親意太夫人乎

昔之歷舉先德以訓先生必不減歐母其祟引天神以誠先生必不減嚴母而先生爲歐不爲嚴故今先生之文章氣節經濟聲華奕奕略與歐文忠等而世之爲嚴延年者聞先生之風亦幡然有斷弩投弓之志此其造福爲尤溥而食報爲尤速矣嘗記丁酉之歲先生寓居金陵濬朝夕過從一日見先生昆季躬親灑掃大治供張一門之內雍肅倍於他日下至奔走厮役亦莫不欣欣喜動顏色以爲太夫人將至則先生平日之恭事太夫人而服其訓辭當何如益可以知吾言之不謬而福報之不爽矣彼于公之大其門曾不足多也葢太夫人

之藏於是乎將與瀧岡阡並稱不朽焉嗚呼

哭龔孝升先生文

歲在癸丑冬十月南京流寓楚弟杜濬游於常州之江陰聞孝升龔先生九月十二日之訃時方對客不覺大號慟越一日謹爲位以哭先生曰嗚呼先生之歿也濬先一月知之矣知之以其得歸也何則先生病不亟必不得歸得歸必病亟病亟而得歸安歸乎此其所以先知也嗚呼痛哉濬與先生定交自壬午都下距今三十二年而永訣焉先生少濬四年憮然辱以兄事乃今反以白首哭先生則敘述平生正在今日然濬竊謂有不

必更言者有不當遽言者有不待人言者不必更言者何也謂先生之知我也夫先生之知我世旣其知之矣又從反覆覼縷不但不勝其煩且何以别於浮誕之士因先生之殁醜然虚談假重者乎此濬之所耻故以不言存吾眞識者有取焉不當遽言者何也謂先生之詩格也贊誦一詞棗梨四出可謂盛矣然而官爵所在足以昌詩亦足以累詩思欲少須時日爲先生精選數百篇期於必傳或行或藏皆可以報知已不敢以倉猝而定其論是則濬之心矣不待人言者何也謂先生之出處也先生勳業滿世而不自以爲善利濟在人而不自

以爲德往往於酒闌燭灺歌殘舞罷之際與濬酌茗相對泫然流涕焉雖有汲直何以加諸嗚呼痛哉惟是濬嘗有二事似乎負先生而不爲負先生者二十年來先生嘗期濬一聚燕邸詩札丁寧他猶可置至於病中見寄詩云騎省秋風損藥囊白頭終日夢柴桑其詞孔悲而濬竟缺一往先生嘗欲得濬藏草懇懇勤勤同於急務且云吾將爲君謀諸梓人氏無難焉濬以無副本卒未應也是二事似乎負先生矣而不爲負先生者前之一事不失爲守已後之一事不失爲藏拙也先生亦有一事似乎負濬而不爲負濬者丙午之秋先生以歸葬

太夫人禮畢北行濬爲詩六章奉送其末章云康濟誰能盡功成退步賞鹽梅留淡味霖雨慎波瀾豪素深心託榮華道眼觀古來光史策知止最爲難見者或謂先生方晉官奈何爲此言乃先生顧深賞之以爲必如此然後謂之眞朋友明日來别猶出詩小袖中曰謹佩厚意雖然如不得退何濬曰公之此行從此步步辦退著著謀退則退易矣空言求退則退難矣先生舉手謝曰某不敢忘及是别又八年而後如是以退似乎負濬矣而不爲負濬者先生用吾言而不效非不用吾言也嗚呼痛哉此人爲之耶抑天爲之耶葢至是無可言者矣

濬獨爲天下致惜爲千百年致惜世界雖大人物雖衆求一人焉如先生之憐才篤友恐斷斷然不可再得也斷斷然不可再得也嗚呼痛哉

祭少詹吴公文

嗚呼濬之辱教於梅村先生也歲在庚辰其時先生司業南雍而濬以貢入北雍舊制南北雍相爲一體故濬與先生與有師生之誼而先生以國士遇濬忘形爾汝自若也濬之別先生也歲在巳亥其時先生以北祭酒歸南彌年而濬之自廢則自乙酉矣師生之誼至是相視默然先生遇我加厚阻兵淹久始終照料資其餐館

之費供其行李之乏人以爲自濬而外得此於先生蓋寡嗟乎先生不可忘已亥之別尤不可忘也自是以來無歲不思再訪五畝之園與先生極論曩昔而先生遂歿耶嗚呼痛哉方先生之歿也濬適流浪吳淞聞諸杜九高曰先生死而神明元日之夢符於臘盡嗟乎神明猶人也齋志而爲之其神必靈而何疑於先生耶聞諸顧伊人曰先生之且訣也多裏言語多不具述獨記自論其詩云吾之於此道雖爲世士所宗然鏤金錯采未到古人自然高妙之極地疑其不足以傳而不知此語已足以傳甚矣先生之不自滿假如此又聞諸秦留

仙曰先生去年游粱谿客有稱其五言近體者先生謝曰吾於此體自得杜于皇金焦詩而一變然猶以爲未逮若人也秦樂天亦云余於是悚然先生位高名大而能爲此言此其巍巍不可及又豈第在篇什間哉嗟乎嗟乎此濬所以不恤衰頹牽齋磨鏡具操絮酒之涓滴一酹先生之靈以抑吾悲有以焉爾雖几筵已徹後至之誅料不加諸飄蓬泛梗之人也嗚呼哀哉

祭周櫟園侍御文

維我櫟園先生再逢歲壬子捐館之七遙月同學野人黄岡杜濬始以飢驅乞食自江北返金陵客舍謹齋一

瓣香走哭先生之靈曰嗚呼竊聞之古之人其感人也
感其一言而其知人也知其一事盖舉其要者而已濬
辱交先生垂三十年遭世之變聊寄託於詩古文辭苟
先生推奬不一然濬行天下得此於人不敢必其爲中
心之好也惟曩者東臯王君以所輯方書求序於先生
而其中先有拙序先生一見以爲絕倫輒手札抵濬娓
娓數百言細論拙作之所以佳至尋虛懷閣筆不復作
序此則眞中心之好矣今舊迹尙存知音難覯所謂感
其一言者此也壬午癸未閒先生以盛年新第作宰濰
縣値鐵騎壓境號數十萬先是名都大邑望風瓦解濰

城彈丸耳外無蚍蜉螘子之援可以鞭尖踢倒乃先生登陴飲血出奇制勝卒能挫抑其鋒沮遏其勢當是時河北之不亾槩誰之功也憶先生嘗酌濬及錢塘張繡虎於偶遂堂先生酒酣耳熱劇談當日事因解衣示濬以左肩箭瘢雖歲月深矣而殷殷猶赤且慷慨語濬與繡虎若使周某當日遂死豈不與日月爭光哉濬與繡虎相顧壯其言所謂知其一事者此也夫感其一言先生之知濬也使不知其一事將何以答知已知其一事濬之知先生也然非感其一言不猶惡夫溺之無從乎以此思哀哀可知矣嗚呼

鄧子哀詞有序

君姓鄧氏諱雲程字扶風黃岡人也狀貌瓌偉才氣縱橫弱冠補邑諸生治舉子業宗先輩爲詩有健氣爽致兼負武勇有膽智以報國自矢時李自成張獻忠二賊猖狂至尊旰食而在事諸臣無一可仗居政府者尤下劣不堪君大書榜其門明肆醜詆見者爲君危勸收門榜君笑曰是厮方黷貨揀擇金珠無虛日奚暇殺我萬一殺我則是改其常度未免好名國家之福也聞者皆笑之卒不收門榜禍亦不及居無何賊逼黃郡游騎至外郛城中無糧無兵守令皇懼亟召君計事君歎曰事

至於此不但生聚教訓爲隔世事並徵發科派亦無及且不可矣獨有不肖一軀可塞餓虎之蹊耳誠願不愛死守令壯之而難其不敢握君手意悽愴君揮手與別卽就儒衣結束持一鐵鞭重四十斤長五尺許縋城而下獨當賊衝三晝夜賊不至相傳賊諜戒賊城中有一偉丈夫力能扼虎善設伏出奇愼勿近且稔空城無貲重破之何益不如并力北向無使捷足者先得之遂麾其衆去君得無恙然更怏怏恨未得一當賊且若有隱憂者守令將以聞撫軍臺使者議題敘旌奬君皆固辭明日語我曰不出兄所料蓋余在危城賊之情形已險

度之矣閱三年甲申賊遂陷京師先帝殉社稷君北望號吼嘔血數升有不欲生意人謂君未沾一命可不至此噫是豈知其然哉蓋先帝之失天下與從來之失天下者不同從來失天下者或以昏庸或以淫虐或以驕奢各有當失之道而先帝延綦宗垂絕之緒雖首除逆閹而百度皆廢從而苦心焦思節節整頓如器已敝手扶正之如水已覆又別注之而遭天不弔約己菲薄而財愈匱下詔哀痛而賊愈熾蓋孤撑獨立以至於十有七年可謂創業未半而羣臣不肯竝力壹迹相與亟起而亾之也故嘗論先帝貴為天子而賦命之薄若以下

況於士類猶劉蕡之下第李廣之不侯有足深悲者未嘗享天下一日之樂而以有道蒙亾國之名千古之奇冤也赫赫斯按劍后主同殉古今之至痛也是以升遐之後數年之間人心未死普天率士如喪考妣以余所知庠校名士若太倉王元達弃哭文廟焚棄巾衫江都高生自縊於廡下而爲佛之徒若僧顓愚亦灑涕辭衆不知所往甚至深山窮谷愚夫愚婦有傷心之極闔門不食而死者何其奇也迨又越數稔向時寡廉鮮恥且前且卻倖生觀望之輩徐出而呈身而俊傑彙征時務之外一無所識則風俗爲之一變浸淫以逞呵堯詈舜訾

響顛倒蓋無所不至而以爲猶未也則烏知其所底止哉宜君之不忍聞見怱怱狂走而寄死於洛南之橫谿有子之愈匍匐扶櫬以歸窆於某處猥以僕與其先人夙稱同志爰自唐邑不遠數千里再四寓書匃僕一言以不沒其親僕其可以辭乃爲之哀詞一章以慰其魂曰

維國恩之浩蕩兮食其糈而若其訓者垂三百年何斯人之但知有已兮付祖禰於棄捐物交物則化物兮致本心之蕩然固宜君之忿忿兮躕斫地而問天嗟天亦有古今兮謂將匡而彌顛貿登陴之雄槪兮失禦寇之長鞭君是以又怱怱狂走兮蹈大河而弗還諒在鬼而

爲雄兮魂魄毅而誰憐幸有子之克孝兮不忍親之不
傳吾其敢愛一詞兮當桑梓寂寞之日而不著其猶有
一人焉與韓祖心沈眉生王元達吳次尾諸君子兮差抗首而齊
肩嗚呼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兮道固美夫循環

爲亾兒募義文

亡兒世農有用世之才而難爲世用抱成名之志而弗
急名成生遘滄桑隨祖寄金陵之籍須知家本鍾離死
惟環堵值父作梅里之游何異魂銷江漢書來雞骨當
斐然思吾小子之時語斷猿腸曰恨不見我嚴親之面
傷哉此子痛矣吾兒蘸筆千言險躋曹劉之步關弓九

石活埋耿鄧之才在昔詠三良功名不可爲忠義我所安用是掉頭不住有李固父子之稱到今爭兩字飢寒之事小廉恥之事大以此養志承歡在會元酒肉之外窮愁淩壯歲方嗟早見二毛短促翦英雄何意云亡一病但謂我衰爾大送父游仙誰知祚薄門單看兒作鬼讀殘書彈罷劍盡易參苓寡婦歎孤兒行竟無饘粥六旬之父方同乞食之陶潛八口之家誰爲裹飯之桑扈所幸亡兒爲人直諒叨游三益之林取友端方不在五交之列慕郈成之執義笑到溉之寒盟言念衰翁挑不動千觔擔子何堪擔上重添尤憐乳稺舂不下一曰黃

梁況復春中烏有倘荷古道期存必下山陽之涕莫若伶仃是卹爰招湘水之魂錙金斗粟堪貽任昉之兒白馬素車敢辱巨卿之駕至于薑傳未葬有待坡公季子無碑光遭尼父或錄陳三之細事或求孟六之遺文是皆誼貫幽明豈第感均存歿雖父爲子拜我未之前聞而祖代孫謀古寧無此事乎

寄茅止生

酒閒聞老兄論張江陵在伊尹之下霍光之上此非書生眼孔然亦非名流高論要是平實晳心經國甘苦痛癢人語耳止生真可與言弟從此不復默然矣

答某公

辱示云云殊爲可異願公勝之以靜而辨之以默耳僕嘗有言自古小人之禍君子激之君子之名小人成之至於成君子之名業已受小人之禍天下事因之破壞者不少矣區區之見得之十年讀史輒敢以爲左右獻

與范仲闇

世所謂眞詩不過篇無格套語切人情耳弟以爲此佳詩非眞詩也何也人與物猶爲二物故也古來佳詩不少然其人不可定於詩中卽詩至少陵詩中之人亦僅有六七分可以想見獨陶淵明片語脫口便如自寫小

像其人之豈弟風流閒情曠遠千載而上如在目前人即是詩詩即是人古今眞詩一人而已可多得乎閩公方讀陶詩試以此意相印

復王于一

承問窮愁何如往日大約弟往日之窮以不舉火爲奇近日之窮以舉火爲奇此其別也

與蔣前民二則

書畫骨董之類有一輪迴焉多變而爲爨下之柴釜中之米今則洗然一空變無可變書畫湼槃骨董圓寂矣一笑

足下與于一詩俱已過細尙未過粗過粗更難於過細

行當知之

寄沙定峯

樂府蒼涼馳騁有曹鮑之遺音今人不解也讀三江弔

阿瞞當世無孤皆亂賊卽今思爾亦英雄必傳何疑弟

行江南僅見足下無出其右者矣倒服倒服秋色漸可

老社翁何日過我痛談出月弟將渡江而北也小刻二

種請教無一合時之語眞可一笑置之耳

文八

黄岡沈肖申校